

說部叢書

第二集

第十九編

哀情小說

卷上

斷雁哀絃記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斷雁哀絃記上冊

第一章

淡月昏黃。疏星明滅。悄夜無人。中夜氣溫。馨微挾以百和之香。有女郎梅瓣兒。達褚者。棠睡正酣。驚寤。惺忪之狀。而芳心更跳蕩不已。念此爲夢魔中乎。抑何恍惚若此也。蓋梅瓣兒達褚者。一心性易感動。而年齡尙穉弱之女郎也。卽其日來所遭逢。良足使彼夢魂不能寧貼。梅瓣兒之斗然驚覺者。蓋髣髴有人入其妝閣。輕輕與之接一吻。悄然竟去。以梅瓣兒睡時。門不加鍵。斯時門闔有聲。實所以驚醒之也。

梅瓣兒僅有一老父母。已早世。父女二人。煢煢相對。除婢僕外。固已闕無人矣。因念適閣之事。殆爲幻想所致。遂起身。直至門際。欽耳靜聽。爾時萬籟無喧。卽窗前列。亦當聞之。然房中已滅燭。洞黑不能見物。梅瓣兒嘗從醫士言。謂養生之道。莫如清新之空氣。以故梅瓣兒之臥室。無分冬夏。常微啓窗戶。以使空氣有。

所流通也。

矧以梅瓣兒者。實爲一溫婉賢惠之好女子。絕非彼驕縱之閨人。可比富於忍耐。力且以教育之程度。已高貌美而質麗。修眉媚眼。臉若朝霞。髮黑如烏雲。覆額態度。僂僂然雖有名筆。亦難描其絕世丰神。斯時一丸涼月。方窺窗帘而入。斜射於梅瓣兒粉白瑩潔之足上。梅瓣兒輕籠睡眠之眼。以一手置其跳盪之玉胸。一手以纖指向上微傾其首。狀如驚訝而靜聽者。脫有名畫師在此摹此情狀。當爲絕妙一幅美人圖也。顧靜聽久之。了無他異。仍返其榻。頗欲將此種種幻想。思有以遣散之也。

雖然梅瓣兒芳心。可。可。果有所屬意之人乎。有之則司推芬亮密其人也。梅瓣兒常置其小像於枕畔。顧乃父則頗非其爲人而器重其兄安德流亮密。司推芬與安德流乃孿生之兄弟。其狀貌至相肖。匪特其狀貌之相肖。卽其身材之修短。毛髮之色澤。與夫動作態度。無一不相肖。然其性質則大異。司推芬賦性輕狂。且事

揮霍脫手千金。不以爲奢。且工於內媚。以故婦人恆悅之。安德流則深沉多智。極有計略。待人以誠。處事以勤。二人相異之點在此。更有一端。則司推芬嫻於詞令。雖其言語有未足爲深信者。而辯才無礙。人每樂而聽之。而安德流則不然。訥訥然如不出諸口。一舉一動。非審慎周詳者。不行一言之出。重如千鈞。而於生計上尤爲穩練。因是遂所入益豐也。

其父死。兄弟分得遺產各五千鎊。兩人年未三十。而司推芬已囊空如洗。安德流則自五千鎊積資至一萬五千鎊矣。當吾書開幕時。安德流正漸趨於富之一途。日進未已。而司推芬則已無立錐之地矣。司推芬囊旣羞澀。不能不乞助於兄。安德流亦時時矜恤之。無或稍吝二人得同數之產業。司推芬以浪用無節。遂至罄家顧安。德流尙摯愛其弟。則其人之長厚可知。且當分產時。安德流悉以佳者與其弟。當司推芬揮霍無度時。阿兄亦恆加規諫。謂先人創業不易。爾何以揮金如土者。今日雖不覺。及至貧乏時。當受金錢之磨折矣。司推芬當時如東風過耳。寧

復有所厝意。然而黃金有盡。豪氣無窮。此區區五千鎊者。詎足供其揮霍哉。

司推芬常語其兄曰。吾親愛之。安德流。吾與汝同時而生。抑何汝之思想。腦力。獨超越於我也。汝之聰明。不能自諱。而我獨昧昧然。不知生計之方。天何厚於汝。而薄於我乎。安德流默思移時曰。然性質固不同意者。其各有所長乎。司推芬微笑。頷首曰。以吾兄之經驗。常能洞察未來。而逆憶之。汝何從而具此能力。蓋一觀其人之外貌。卽足以測度其人之思想。特有一事。兄殊不及弟耳。安德流曰。寧獨一事。兄之不及弟者。當亦甚夥也。

司推芬曰。非也。卽對於女子之用情。兄乃大遜於我。故女子之歡迎弟者。較勝於兄也。特吾二人之愛情。願永永如前。想兄亦與我有同情也。安德流曰。弟言豈不然哉。司推芬曰。吾兄弟雖貧富不同。顧亦各殊其才。各異其趣。今吾兄日趨於豐亨之境。我亦斷無有一絲嫉妒之意。須知兄能時時恤我。則兄之富亦卽我之富也。但望阿兄勿棄予如遺耳。安德流曰。然微論何人。寧有能間余兄弟兩人之親。

愛者歟。弟當信我言之。出於至誠。司推芬曰。我信之。我惟對於阿兄。堅其信心也。當彼兄弟兩人語時。司推芬卽手攬其兄之頸而吻之。蓋如此親吻。卽安德流周濟其弟之代價。安德流固心意滿足。以爲其弟固以誠意將之。而不知兩人心地實向背不同也。梅瓣兒與其兄弟兩人。均所深稔。而以老父之意。則欲其嫁安德流。以安德流爲篤實君子。非司推芬之浮浪可比。然在梅瓣兒之意。則屬意司推芬。且絕不覺司推芬有虛僞之狀。其所以使梅瓣兒深信司推芬之愛己者。卽足以見司推芬內媚之手段。而未有一毫破綻爲人所窺也。

爾時梅瓣兒仍歸己榻。出司推芬之小像。置諸胸臆。念我終身之命運。繫諸彼兄弟兩人之手。我將一徇己意乎。抑勉從老父之命乎。略一錯誤。卽將成爲畢生恨事。雖有大力。莫從挽回。思念及此。淚珠垂垂而下。因思老父薄司推芬之爲人。以我視之。亦未見有可鄙之處。至於生計問題。則與其人之品性無關。蓋司推芬在梅瓣兒前。從不及己之困難。恆以金錢爲身外之物。淡漠視之。可耳。須知凡屬浪。

子揮金如土者。每作是言。以悅其所情好之人。而彼未歷世事之女。郎方稱賞其胸襟之高。尙良可憫也。

以故梅瓣兒。每見司推芬之落寞。則常生其憐憫之心。念彼蒼蒼者。何乃獨恹於司推芬。不知彼實有自棄之心。非天之夢夢也。一日司推芬語梅瓣兒曰。姑娘愛我。可謂敦摯極矣。竊恐我乃福薄。無以任受。梅瓣兒曰。此語何惜。君之作此言。殆有不堅之意耶。司推芬曰。非也。以我日就窘鄉。不能不作此後顧淒涼之語。惟我深信姑娘待我之誠懇。則此愉樂之光陰。終必有共享之一日。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豈獨我兩人哉。

司推芬去後。梅瓣兒胸中之愉快。莫可言狀。但覺司推芬足令我置身極樂園中。已而兩人復相晤。司推芬曰。人謂我以浪費爲病。我亦自疚。蓋我苟稍明事理。卽不應作如是揮霍。當以儲蓄爲主義。特我性不重金錢。頗以節儉爲困難事。又見人之謹守慳囊。輒加鄙薄。雖然。我當日若能識汝者。則亦預爲儲蓄。以爲他日。

樹立室家之計。君亦知我之囊中。非但羞澀。蓋有絕大漏卮也。在他。人。者。鮮。不。目。我。爲。無。賴。少。年。耳。

梅瓣兒曰。否。我視君。爲一胸襟高尚之青年也。司推芬曰。此言足徵君之愛我。然吾兄弟之異趣。良爲一大憾事。我何以不能競競於生業。如吾兄之終日持籌握算。爲也。乃終日流浪。宜其見輕於人。我將以此畢其一生乎。則殊可悲歎耳。梅瓣兒曰。君勿語此。令人抑鬱。以君近日所爲。殊非處世之道。我極盼君勿自頽喪。他日必大有作爲。卽凡一切識君之人。當亦若是之期君也。君能猛進前途。勿餒勿却。又何難與阿兄比肩哉。

司推芬曰。如君言。我復奚憾。男兒固當如是。我當以汝言常貯胸臆。以期躬行實踐。嗚呼。我自今將無需吾兄安德流之資助乎。梅瓣兒曰。男子貴自立。奚藉阿兄。司推芬曰。誠然。無論何事。我當以獨力試行之。矧我更有一事語君者。我意特不善。安德流之爲人。良以手足之情。未能恕然。彼之對我煦煦如婦人。以我兩人性。

情既殊。貧富遂判。然我詎因是而生嫉恨之心乎。此非理之舉也。梅瓣兒曰。君言良。當我誠望君兄弟友愛更甚於昔。司推芬曰。吾兄愛我良。摯我實不知所報。我今敢報。顏自白。我實完全依賴阿兄。匪僅衣之食之。卽一菸一酒之微。亦出自彼我。僅一啓吻曰。須得某物某物。渠未嘗稍拂吾意。嗚呼。我摯愛之安德流乎。

司推芬語至此。戛然而止。仰首若有所思者。蓋以彼談吐之圓轉微妙。使人絕不覺有狡詐之意。少選。又言曰。梅瓣兒姑娘。汝須允我一事。司推芬曰。此爲我一生最大之幸福。君當知我此意。梅瓣兒紅暈上。頰默然無語。司推芬曰。梅瓣兒。此爲終身大事。決非嬌羞之事。我望君以一言答我。梅瓣兒微嚀一聲。曰。可。司推芬卽大喜。若狂。捧梅瓣兒之手而吻之。且曰。此事爾父未知之。吾兄亦未知之。我輩今暫守此祕密之約。以待吾佳運來時。再行婚禮。斯時二人遂訂婚約。顧不審司推芬果出於中心之誠否。

司推芬曾數次離倫敦。一日忽發其奇幻之思想。欲變易兩人原有之姓名。而襲

用某情史中男女兩情人之名以通魚雁。乃謂梅瓣兒曰。我輩戲爲羅綺萼與組梨藥可乎。我行後當有書翰至。我則署名羅綺萼。而君爲組梨藥。書中祇道情款。勿及其他。如此方見我兩人愛好也。司推芳之意境中恆多如此奇幻。不可測度之心。他人莫解其所爲。而梅瓣兒則曲意從之。不稍拂也。

第二章

司推芳人既聰明風度至佳而尤長於吐屬。宜其見媚於女郎。矧以梅瓣兒天真未鑿。自必爲其所蠱惑。然而彼佻之風不改。有如老狐之自露其尾。每離倫敦歸。亦往視梅瓣兒。惟其精摯之心已覺微懈矣。梅瓣兒又覺其相見時多甜密之詞。而細核其行事。又不相類。一日司推芳又離倫敦。絕未往梅瓣兒處一辭別。卽其所詣何地。司推芳亦不以之相告。以致沉沉然不得個人消息。而梅瓣兒爲狀正如一失舵之舟。泛泛乎中流。莫知所屆。鎮日凝情望遠。作繇渺之思。而老父則皇皇然不知何作。父女似不相謀者。蓋心中各有所事也。

一日。老達褚唏噓太息。不可自寧。乃語梅瓣兒曰。老父行將破產矣。吾家門世代清白。今乃一敗塗地。不可收拾。我且將受判決於法庭。匪特無以立足於社會之上。試思更有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乎。梅瓣兒蹙額曰。然則尙有爲阿父援手者乎。達褚曰。僅有一人足爲余援。特恐此人不允所求。則阿父殊赧於啓吻。梅瓣兒不暇細審顛末。僅曰。能援父者誰乎。達褚搖首太息曰。不久兒當自知。我今且勿道道之。令汝傷心。然我甚盼此人之援我也。越數日。卽梅瓣兒於夜中驚醒之一星期前。安德流亮密遽向梅瓣兒求婚。梅瓣兒愕然不知所措。但期期曰。吾父會知此事乎。安德流曰。達褚先生已知之。且極蒙嘉許。深望姑娘千金一諾也。梅瓣兒曰。君知吾老父現處於窘鄉乎。安德流曰。知之。梅瓣兒淒然曰。阿父曾言彼之困厄。惟有一人足以解之。然則其卽君耶。安德流默然不語。梅瓣兒此時方寸已亂。念吾父之運命。卽繫於此人之手。而此人卽爲我未婚夫之兄。脫當日司推芬早披露我輩之婚約。亦何致有今日之爲難。乃兩人同守此祕約。而司推芬近狀

又如此是乃蒼蒼者故意弄人耶。

嗟夫梅瓣兒以敦摯潔白之女子乃爲種種境遇所顛倒驟陷於困苦之淵讀者試爲掩卷一思其懊懣當何如者將明告安德流以與司推芳訂婚之事乎而梅瓣兒則囁嚅不能出口但微問安德流曰脫我不允君者寧不能爲老父一援安德流默然不語者久之既曰此本爲另一問題烏能牽連而及惟我乃出於至誠願姑娘詳察此時梅瓣兒微聞其父隔房嗟歎聲乃曰容我熟思之可乎安德流曰諾我今期君以一星期惟君當知我生平作事出以誠懇性又坦直且不喜詔言若與姑娘得諧伉儷者我固以精摯之心得之絕非由媚惑而來姑娘係知我者我執業尙未鄙賤亦足使玉人安樂一生也惟僕性爽直今亦無事喋喋言盡此矣此爲星期二卽此一星期中若得君之瑤函署以金諾者則此喜自天外飛來否則希望已絕旣見棄於姑娘我亦息心絕慮決不以塵濁來相擾矣

自安德流去後梅瓣兒柔腸百轉實無以處此若司推芳在此者或足以鼓梅瓣

兒之氣。否則司推芬爲一至誠種子。梅瓣兒亦不復有游移之餘地。無如司推芬之蹤跡。杳如黃鶴。又無從知其居址所在。飄瞥如風中之絮。流浪似水上之萍。乃令梅瓣兒日坐愁城。無可告語。嗚呼。司推芬抑或已知其兄之事。而故爲避地之計乎。梅瓣兒又念今日老父之運命。皆繫乎我之一諾。則我之處境。不其困難之甚乎。又念司推芬果能爲我護持者。則亦已矣。無如司推芬已身且不能贍。日仰望其兄之周卹。又奚能爲成婚之計耶。

然而光陰瞬息。逝如流水一剎那間。星期二又屆梅瓣兒終日癡癡。曾未以片紙致安德流老父。雖未與其女道及此事。惟常以愁慘之容對其女。似上訴其痛苦之情。梅瓣兒見老父如斯肝腸爲之寸碎。自覺我若絕彼安德流者。則直以利刃直刺老父之心也。是夜梅瓣兒自夢中驚覺。輾轉不能成寐。喑曰。怪哉。頃者確似有人入此室。處果何人耶。爾時四顧室中。了無所異。惟浮雲過處。一片之月光。皎潔如水。梅瓣兒舉目向門際一望。遽見有一白色之物。遺於門下。噫。此何物者。蓋

日。一封緘也。急躍起。拾取燃燭。視之。封面書「吾愛兒梅瓣兒鑒」啓視中。有一行。

吾兒乎。汝不幸之老父與汝長別矣。

梅瓣兒見此信後。斗悟。頃間入室與之親吻者。卽其老父也。老父言長別者。果將奚往乎。一念及此。不禁玉膚起栗。遂跣足披睡衣。直叩老父之臥室。見室中已無燈光。推扉逕入。則室中闐無一人。榻上亦不類曾有人臥。遂卽出室。中心皇惑。不定。見欄杆下微光隱約。似由其父書室中射出。者身戰戰已不能自止。拾級下樓。傾耳門際。了無聲息。久久始聞有一悲慘含糊之音。曰。嗟夫。上帝赦余。斯時梅瓣兒力闢其門而入。則見老父方握一手槍。正擬自擊。梅瓣兒不覺奔跪於其父足下。力抱其父之足而泣。曰。父憐兒。父勿自戕。父勿自戕。此時梅瓣兒面無人色。惟捧其老父而泣。曰。兒不幸。慈母見背。僅有父女兩人相依爲命。父忍棄我而去乎。老達褚默然不語。僅歎息一聲。而以手槍置諸書桌。抽

斗中扶其女起曰汝來此何爲梅瓣兒曰兒聞室門作響遂驚起拾得是物語時出此函手顫不已大似傷翼之禽曰頃者與兒親吻者非阿父也耶老達褚曰我以爲汝方熟睡實不欲醒汝梅瓣兒泣曰謝上帝醒兒此時兩人均默然者久之而老父狀若決絕者抽斗中之鑰匙尙插於穴中梅瓣兒伸其震顫之玉臂欲取之老達褚急將抽斗下鍵而以鑰匙置囊中

梅瓣兒曰父勿爾請以鑰交兒父愀然搖首曰吾兒盍歸休請勿來纏繞梅瓣兒伸兩手迴抱其父之頭狀至可憐曰非得老父允後兒不就寢父脫自殺者則匪特自殺亦且殺兒矣語時以頭入老父懷中可憐梅瓣兒乃如海棠之帶雨矣老達褚曰吾兒汝寧知我今日之窘狀者試思我苟有一綫生機又奚至出此下策舍此實更無他法矣梅瓣兒曰父試思之或者於此中尙有活着達褚搖首曰我實無他法以處此兒當知凡人在不幸之中僅有兩途可擇一爲死之二途一則其令人不堪更有甚於死者我已決擇其第一者蓋我若死時則兩得便利在我

既得所歸宿而汝又得他人之憐恤脫令我生爲罪人立於法庭以受審判則將以老人之污辱永玷爾身決大西洋之水所不能自洗也當知我雖自殺亦半爲爾計我寧死決不受辱於人

此時梅瓣兒以玉手拭其眼淚思揮手去其腦中之惡象一手則嚴按抽斗之口使其老父不能乘人不備而突然自戕又思老父言在意外將令我嫁安德流夫我向者所屬意者司推芬也顧一別至今杳無蹤跡且司推芬以一貧子又奚能救我阿父渠既背約我又奚能負之哉梅瓣兒芳心宛轉正躊躇莫知所可斗聞老父歎息之聲又若呼之使醒者乃曰吾兒汝且聽阿父言一星期前我所告爾者語焉不詳且恐汝未識茲事之重大今當更爲汝詳述之夫我之陷於困厄之境縱非爲彼人所賺然至於今日則我生死之權已全操安德流之手矣兒若欲知此中詳情者我可語汝

梅瓣兒挾其老父之首至於胸際曰願父勿言兒已盡悉嗚呼吾父乃至於是達

褚曰金錢之爲物也眞妖孽哉足以造成世人無窮之罪惡而致人癡狂我已飽嘗個中況味然實自作之孽無可怨尤須知我此際中心痛楚有非言語可以形容者若安德流者僅一舉手之勞足蘇吾困然我將何以啓吻惟安德流本持獨身主義自覩汝後乃竟不能自持顧婚姻自由老父亦何能強迫汝哉語至此痛不成聲。

少選又曰安德流曾自宣言脫汝能允彼所求者則彼可代了一切債務并云不自知其何心而彼能如此犧牲故凡一道及汝名而其聲遂一變爲溫柔事雖近於刼制然我知渠實愛汝也梅瓣兒曰渠尙問兒以他事否達褚曰渠亦曾詢以兒有屬意之人否我固確知兒乃無有否則老父無不知者梅瓣兒默念老父不知我與司推芬曾訂口頭之密約然司推芬薄倖如此亦等於無矣遂愀然答曰父言良是上一星期阿父見安德流乎。

達褚曰我最後一次之見彼卽渠向汝求婚之日也彼言曾與以一星期之寬約